

警告

以下內容是一份錄音聽寫稿。卡特·凱恩與莎蒂·凱恩最早為大眾所知，就是因為我去年收到的一份錄音檔，我後來將這些錄音內容整理成《紅色金字塔》一書。在該書出版不久後，第二份錄音檔立刻被送到我家，因此我只能假設凱恩家族很信任我，希望由我繼續轉述他們的故事。倘若第二份錄音內容確實無誤，那麼事件的曲折變化只能以令人擔憂來形容了。為了凱恩家族，也為了全世界，我希望接下來各位所讀到的內容只是純屬虛構，否則，我們所有人都會身陷極大的危險與麻煩中。

1 夜潛博物館

我是卡特。
聽好了，我們沒時間先來一段冗長的介紹。我需要趕快把這個故事告訴你，否則我們只有死路一條。

如果你還沒聽過我們第一份錄音檔，那麼……很高興認識你。我先來前情提要一下。埃及的神被釋放出來，在現代世界跑來跑去，而有一群來自「生命之屋」的魔法師正試圖阻止他們。大家都討厭

我跟莎蒂。有條大蛇就要一口吞下太陽、消滅世界。

【喔！說那些幹嘛啦？】

莎蒂剛才撻了我一下。她說我這樣說會嚇死你；她說我應該要倒帶回去，冷靜下來，從頭說起。好吧，但我個人覺得你是應該感到害怕才對。

這份錄音的重點，就是要讓你現在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以及事情是如何變調的。你會聽到很多人說我們的壞話，但那些死亡事件並不是我們造成的。至於那條蛇，這也不是我們的錯，嗯……不完全是啦。世界上所有魔法師必須團結起來，這是我們唯一的機會。

以下就是我要告訴你的故事，你自己決定是否要相信我們。故事從我們在布魯克林放火開始。這件工作應該很簡單才對。溜進布碌崙博物館¹，借走一件特殊的埃及文物，然後成功脫逃不被逮到。

不，這不是搶劫。我們最後還是有把這件文物送還回去。但我猜我們的確看起來一副鬼鬼崇崇的樣子。有四個穿著黑色忍者服的小孩站在屋頂上，喔，上面還有一隻也打扮得像忍者的狒狒。這裡面絕對有鬼。

我們的行動首先是要受訓學員潔絲和華特兩人去打開側邊的窗戶，而古夫、莎蒂和我去檢查屋頂中央的玻璃圓頂，那裡原本是我們的脫逃路線。

¹ 布碌崙博物館 (Brooklyn Museum) 位於美國紐約市布魯克林區，在一九二三年開幕。它以豐富多元的藝術品館藏著稱，是世界上僅次大英博物館與開羅博物館收藏最多埃及文物的地方。



我們的脫逃策略看起來不妙。

已經入夜了，博物館應該閉館了才對，可是，玻璃圓頂卻閃閃發光。在博物館裡，就在距離我們大約十二公尺底下的地方，幾百名西裝筆挺、身穿晚宴服的賓客在有如飛機棚大小的宴會廳裡交談或跳舞。有一支交響樂團正在演奏，但風在我耳邊呼嘯，我冷得牙齒打顫，什麼音樂也聽不見。身穿亞麻布睡衣的我簡直凍得半死。

魔法師要穿亞麻衣，是因為這種材質不會干擾魔法。在幾乎不冷又不太會下雨的埃及沙漠地區，這或許是個很了不起的傳統，但是在三月的美國布魯克林區，這種傳統就很爛了。

我妹莎蒂似乎不覺得冷。她一邊跟著 iPod 上的音樂哼唱，一邊打開圓頂的鎖。我是說，真的，有誰會在進博物館偷東西的時候還帶自己的音樂去聽？

她除了腳上穿的是戰鬥靴，其餘打扮跟我差不多。她的一頭金髮挑染出紅色，就祕密行動來說，這點非常不可思議的。她的藍眼珠和白皮膚，看起來跟我完全不像，對此我們都覺得無所謂。能夠有機會否認這個站在我旁邊的瘋女生是我妹妹，這樣很好。

「你說過博物館會沒有人。」我抱怨說。

莎蒂似乎沒聽到我說什麼，我拿下她的耳機再說一遍。

「這個嘛，博物館應該沒人才對。」到目前為止，莎蒂已經住在美國三個月了，雖然她不願承認，但她的英國腔已漸漸消失。

「網站上寫說五點關門，我怎麼會知道有人會今天大舉行婚禮？」

婚禮？我往下看，發現莎蒂說得沒錯。有些女士穿著桃色的伴娘禮服，其中一張桌子上擺著一個認，但她的英國腔已漸漸消失。

好大且好多層的白色蛋糕。兩大群賓客用椅子舉起新郎和新娘，帶他們走過房間，而他們的朋友環繞在四周，一邊跳舞一邊鼓掌，看起來就像即將發生家具大戰一樣。

古夫拍了拍玻璃。牠就算穿了黑衣，一身金毛仍舊使牠難以沒入暗影中，更別提牠的七彩鼻子和屁股了。

「啊！」牠抱怨著。

因為牠是狒狒，所以牠發出的這一聲很可能表示「你看，下面那裡有吃的」、「這片玻璃很髒」或「嘿，你看那些人拿椅子做蠢事」。

「古夫說得對，」莎蒂替牠翻譯，「我們很難通過派對而偷溜進去。或許我們可以裝成維修人員……」

「當然沒問題，」我說：「抱歉，打擾了，這裡有四個小孩帶著一尊三噸重的雕像通過，並且準備讓雕像升空從屋頂飄出去。請你們繼續進行活動，不必管我們。」

莎蒂翻了個白眼。她拿出一根上面刻有怪物圖案的象牙材質弧形魔棒，指著圓頂的底部。一個金色的象形文字發光，最後一道掛鎖啪的一聲打開。

「那麼，要是我們不把這裡當出口，」她說：「為什麼我要打開它？難道我們不能從進來的地方，也就是從旁邊的窗戶出去？」

「我跟你說過了。雕像很大，會塞不進旁邊的窗戶，而且陷阱……」

「那就明晚再試吧？」她問。

我搖搖頭。「所有展示品明天就要被裝箱打包送去外地巡迴展覽了。」

她以討人厭的方式挑挑眉。「如果有人可以提早通知我們需要偷這尊雕像的話……」

「算了。」我知道這段對話會發展到什麼地步。我跟莎蒂站在屋頂上吵一整晚也無濟於事。她當然說得對，是我沒有早一點通知她，但是，拜託喔，我的消息來源不怎麼可靠。在我祈求幫助的好幾星期後，我的伙伴準頭戰神荷魯斯²終於給了我一條線索。他在我夢裡說：「喔，對了，記得你想要的那件文物嗎？就是那個可能握有拯救地球關鍵的文物。那件東西過去三十年來一直都安坐在布碌崙博物館裡，但明天就要啓程前往歐洲，所以你最好動作快！你還有五天的時間弄懂怎麼使用，否則大家都完蛋了。祝你好運！」

我大可因為他沒早點告訴我而對他咆哮，但這樣做也不會改變事情。神只會在自己準備好的時候說話，而且對凡人的時間系統毫無概念可言。我會知道這種事，是因為荷魯斯幾個月前曾跟我一起共用我的腦袋。我仍然留有一些他的反社會習慣，像是偶爾會有捕捉小老鼠的衝動，或是拚命質疑別人。

「我們就照原來的計畫去做，」莎蒂說：「從旁邊的窗戶進去，接著找出雕像，再讓雕像飄浮在空中通過宴會廳。等我們進行到那一步，再來想辦法處理婚宴派對的問題。也許可以試試轉移注意力的方法。」

我皺起眉頭。「轉移注意力？」

「卡特，你擔心太多了，」她說：「這會是一個很好的點子。除非你有別的主意？」

問題是……我沒有別的主意。

你可能以為有魔法會讓許多事做起來容易得多。事實上，通常反而會讓事情更加複雜。咒語在特定狀況下無法作用，總是有好幾百萬個原因，可能是咒語不靈或是有其他魔法阻撓你，例如這座博物館的保護符咒。

我們不確定這些保護符咒是誰設下的，也許有個博物館內的工作人員是地下魔法師，這種事很稀鬆平常。我們的父親就曾經以自己的埃及學博士身份，作為接觸各種古文物的掩護，更何況，布碌崙博物館擁有全球最龐大的埃及魔法紙草卷收藏。這也是為何我們叔叔阿摩司把他的總部設在布魯克林的原因。許多魔法師為了博物館的珍藏，都有做好防衛措施或是設下陷阱捕捉竊賊。

無論是哪種原因，這些門和窗戶真的設有難以對付的符咒。我們無法開啓進入展覽廳的入口，也沒辦法叫專門拿東西的薩布堤³替我們帶回我們需要的物品（薩布堤是一種魔法土俑，在我們的圖書室中為我們服務）。

我們必須進出這個守護嚴密的地方，如果犯了一丁點錯，我們無法得知會釋放出何種詛咒：怪物守衛、瘟疫、大火、爆炸的驢子（不要笑，碰上爆炸驢子可是個壞消息）。

唯一沒有設下陷阱的出口就在宴會廳天花板上的圓頂。顯然博物館的守衛並不擔心有小偷從十二公尺高的地方透過飄浮技術把東西偷走。或許圓頂也設了陷阱，只是藏得太好，我們看不到而已。

不論是哪種情況，我們都必須姑且一試。我們只有今天晚上能下手去偷……抱歉，是去「借」那

2 荷魯斯 (Horus) 是埃及神話中的天空之神及隼神。參《紅色金字塔》一二一頁，註 29。

3 薩布堤 (shabti) 是古埃及文化中的陪葬品，為中王國時期大量出現的一種木乃伊造型小人俑。參《紅色金字塔》一〇九頁，註 20。



件文物。然後我們有五天的時間去搞懂要如何使用。我真喜歡截止日期啊。

「所以我們要繼續前進並且隨機應變？」莎蒂問。

我低頭看著底下的婚宴派對，希望不會毀了他們特別的一晚。「我猜是吧。」

「好極了，」莎蒂說：「古夫，你留在這裡把風。等你看到我們過來就打開圓頂，知道嗎？」

「啊！」狒狒說。

我的頸背生出一股涼意，感覺上這場偷竊行動不會太順利。

「來吧，」我告訴莎蒂：「我們去看潔絲和華特那邊的情形。」

我們下降到三樓外的窗台上，三樓就收藏了埃及文物。

潔絲和華特完美地執行他們的工作。他們將窗戶旁的四個荷魯斯之子⁴雕像用膠帶封住，並在玻璃上畫了象形文字以便反擊保護符咒與人類的警報系統。

莎蒂和我降落在他們旁邊，而他們似乎正在談論某件嚴肅的事。潔絲握著華特的雙手，這讓我嚇了一跳，卻讓莎蒂更加吃驚。她像一隻被踩到的老鼠般發出尖叫聲。

【喔，對，你是這樣叫沒錯。我當時人在現場。】

為何莎蒂這麼在意呢？是這樣的。就在過完新年後，我和莎蒂發出了結德⁵護身符的信號，希望那些具備魔法潛力的孩子能加入我們的行列，潔絲和華特是最先回應的人。他們已經跟著我們受訓了七週，比其他更久，所以我們跟他們也最熟。

潔絲是來自納許維爾的啦啦隊員。她的本名是潔絲敏，潔絲是簡稱，除非你想被變成一株灌木，否則千萬不可以這樣叫她。以金髮啦啦隊員來說，她很漂亮，雖然不是我的型，但你就是忍不住喜歡

她這個人，因為她對大家都很好，而且總是隨時願意幫忙。她在療癒魔法方面也有天份，所以帶她一起出任務很好，能避免出差錯，而我和莎蒂一起進行冒險時，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機率會發生意外。

她今天晚上用黑色頭巾將自己的頭髮包起來，肩上斜背著魔法師工具袋，上面有獅子女神薛克梅特⁶的象徵標記。

我和莎蒂降落在他們旁邊時，她正對華特說：「我們會想出辦法的。」

華特一臉不好意思的樣子。

他是……嗯，我該怎麼形容他呢？

【不，莎蒂，謝了。我才不會用「辣」來形容他。等輪到你說故事時再用吧。】

華特十四歲，和我一樣年紀，但他的身高可以去打校隊前鋒。他的身材很適中，精實有肌肉，而且這傢伙的腳超大。他一身咖啡色的肌膚，比我的膚色再深一點，剃了很短的小平頭，所以頭髮在他頭上像片陰影。儘管天氣很冷，他仍穿黑色的無袖T恤和運動褲。這不是魔法師的標準裝扮，但是沒有人可以跟華特吵。他是第一個來找我們的學員，一路從西雅圖來到紐約，而且這傢伙是個天生的「燒」，「燒」是飾品工匠的意思。他戴著一堆金頸環，上面掛著他自製的魔法護身符。

4 荷魯斯之子 (Sons of Horus) 是傳說中荷魯斯的四名兒子，他們分別管理並守護埃及木乃伊器官。參《紅色金字塔》一五九頁，註40。

5 結德 (djed) 是古埃及文化中流傳下來的護身符圖案，象徵埃及冥神俄塞里斯 (Osiris) 的脊椎骨，代表了穩定與力量。詳見《紅色金字塔》五四三頁。

6 薛克梅特 (Sakhmet) 是埃及神話裡的獅頭女神，代表戰爭和毀滅。

總之，我很確定莎蒂嫉妒潔絲，而且喜歡華特，雖然她不會承認。因為她過去幾個月來迷戀另一個人，其實是一位神才對。那才是她的暗戀對象。

【好吧，莎蒂。我現在不說就是了，但我注意到你沒有否認。】

我們打斷他們的談話時，華特很快放開潔絲的手並走開。莎蒂來回看著他們，試著想了解現在到底是什麼情況。

華特清清喉嚨。「窗戶這裡處理好了。」

「好極了。」莎蒂看著潔絲。「你剛才說：『我們會想出辦法的。』那是什麼意思？」

潔絲的嘴巴開開合合，像是努力呼吸的魚。

華特替她回答：「你知道的，就是《拉之書》。我們會想出辦法的。」

「對！」潔絲說：「就是《拉之書》。」

我看得出来他們在說謊，但我覺得若是他們彼此喜歡對方，這也不關我的事。我們沒時間管這種連續劇。

在莎蒂開口要求他們提出更好的解釋前，我說：「好了，我們開始大玩一場吧。」

窗戶輕而易舉打開了。沒有魔法爆炸。沒有警報。我大大鬆了口氣，走進埃及展覽大廳，心想或許我們畢竟還有機會成功完成任務。

這些埃及文物讓我想起了各種回憶。在去年之前，我這輩子大都和我爸一同環遊世界，而他總是穿梭在博物館之間，講授有關古埃及的課程。那是在我知道他是魔法師之前的事，也是在他釋放出「堆天神」並讓我們的生活變複雜之前的事。

現在的我，無法看著埃及藝術品而不帶有任何個人情感。我們經過一尊荷魯斯的雕像時，我打了個寒顫，這位隼頭神在去年聖誕節住在我身體裡面。當我們走過一具石棺，我想起邪惡之神賽特⁷是如何將我們父親監禁在大英博物館裡的一具黃金棺材裡。這裡到處都有這位藍色肌膚、統治死者的俄塞里斯⁸畫像，我想到爸爸是如何犧牲自己成爲俄塞里斯新宿主的經過。現在，就在杜埃⁹的某個魔法境地，我們的父親是冥界之王。我甚至無法描述那種感覺有多奇怪，就是看見一幅有五千年歷史、畫著某個藍色埃及神祇的畫像，然後心裡想著：「對，那是我爸。」

這裡所有文物似乎都是家族紀念物。有一根魔棒很像莎蒂用的那根；有一幅畫像畫的是曾經攻擊過我們的蛇豹¹⁰；《亡靈書》中的一頁繪有我們親眼目睹過的惡魔，然後還有那些受到召喚會復活的魔法薩布堤。幾個月前，我喜歡上一個叫做姬亞·拉席德的女生，而她最後變成了一個薩布堤。

這樣的初戀已經夠讓人難受了，而當你喜歡的女生變成陶土，還在你眼前碎成一片片時，呃……這給了「讓人心碎」這個詞一個全新的定義。

我們往前通過第一間房間，穿過天花板繪有巨幅埃及風格的黃道十二宮圖的壁畫。我可以聽到在

7 賽特 (Set) 是埃及神話中的邪惡、混沌及黑暗之神。參《紅色金字塔》一二一頁，註30。

8 俄塞里斯 (Osiris)，埃及神話中統治冥界的神，掌管所有生死之事，也是農業之神。參《紅色金字塔》三十九頁，註12。

9 杜埃 (Djat)，指的是古埃及神話中的冥界，也是冥神俄塞里斯的掌管領域。

10 蛇豹 (Serpopapad)，又名賽波帕，是埃及神話中長得像蛇和豹的混種生物。參《紅色金字塔》一二七頁，註36。



我們右下方走道上那間宴會廳的慶祝聲響。音樂和笑聲迴盪在整間博物館。

在第二間埃及展覽室，我們停在一塊有著車庫門大小的石雕。鑿刻在石頭上的圖案是一個踐踏人類的怪物。

「那是葛萊芬嗎？」潔絲問。

我點點頭。「對，這是埃及版的葛萊芬。」

這隻動物有著獅子的身體和隼的頭，但翅膀和你看過的大多數葛萊芬圖畫都不像。這隻動物的翅膀與鳥翅膀不一樣，而是長在整個後背上，又長又筆直，尖尖刺刺如同一對上下顛倒的鋼刷。如果這怪物可以用那種東西飛起來，我猜或許那對翅膀拍動起來和蝴蝶翅膀差不多。石雕曾經上過色。我看得出來在怪物身上的毛皮有紅色和金色的斑點，但就算沒有顏色，這隻葛萊芬看起來詭異得像活的一樣。牠的小眼睛似乎跟著我移動。

「葛萊芬是護衛。」我說，想起我爸曾經告訴我事情。「牠們捍衛寶藏和珍貴的東西。」

「真好，」莎蒂說：「所以你是說牠們會攻擊……哦，比方說偷溜進博物館偷走文物的小偷嗎？」

「這只是一塊石雕。」我說，但很懷疑那是否能安慰大家。埃及的魔法全都和把字與圖畫變成真的東西有關。

「那裡。」華特指著房間對面。「就是那個，對吧？」

我們繞了一大圈避開葛萊芬，走到房間中央的一尊雕像前。

那尊神像大約有兩公尺多高。從黑色石頭鑿刻出來，並且穿著傳統的埃及服飾——打赤膊、穿短裙和涼鞋。神像有著公羊臉和角，一邊的角已經斷了好幾世紀了。在它頭頂上是個飛盤形狀的皇冠，

是一個由蛇盤繞而成的太陽圓盤。在它的面前站著一尊非常小的人類雕像。神的雙手放在小人像頭上，彷彿正在賜福。

莎蒂眯起眼睛看著象形文字的銘文。自從她當過魔法女神艾西絲¹²的靈體宿主，她就具備能夠閱讀象形文字的神祕能力。

「克恩姆（Knm）。」她唸出來。「我想這應該要讀做『克奴姆』¹¹（Khnun）。跟爆炸（ka-boom）押韻？」

「對。」我同意。「這就是我們需要的雕像。荷魯斯告訴我它握有找到《拉之書》的祕密。」

可惜荷魯斯沒有說得很仔細。我們現在找到了雕像，卻完全不知道它如何能幫助我們。我快速讀過這些象形文字，希望能找到線索。

「前面那個小人像是誰？」華特問：「是一個小孩嗎？」

潔絲手指一彈。「不對，我想起來了！克奴姆在拉坏輪上將人類做出來。我敢說這就是他現在正在做的事，以陶土做出人類。」

她看著我希望得到確認。事實上，連我自己都已經忘了這故事。莎蒂和我應該是他們的老師才對，但潔絲記得的細節常常比我還多。

¹¹ 葛萊芬（Griffin）是希臘神話中一種頭及翅膀像老鷹、身體是獅子的奇獸。在埃及神話中，也有形象類似的怪物，據說牠會保護國王及其財富寶藏。

¹² 艾西絲（Isis）是埃及神話中代表母性及愛情的女神。參《紅色金字塔》一二一頁，註31。

¹³ 克奴姆（Khnun）在埃及神話中是以陶土創造人類的天神。



「對，很好，」我說：「沒錯。人就是由陶土做成的。」
莎蒂皺眉往上看著克奴姆的公羊頭。「看起來有點像以前的卡通人物……是叫做麋鹿布溫科¹⁴吧？這位可能是麋鹿神。」

「他不是麋鹿神。」我說。

「但如果我們要找《拉之書》，」她說：「而拉¹⁵又是太陽神，那我們為何要找一隻麋鹿？」

莎蒂有時真的是很討人厭。這點我有說過嗎？

「克奴姆是太陽神的一個面向，」我說：「拉有三種不同的人格特性。在早上是聖甲蟲之神凱布利¹⁶；白天是拉；黃昏當他進入冥界時，變成羊首人身的¹⁷神。」

「真混亂。」潔絲說。

「不會啊，」莎蒂說：「因為卡特也有不同人格特性。他早上是殭屍，到了下午會慢慢變成……」

「莎蒂，」我說：「閉嘴！」

華特搔搔下巴。「我認為莎蒂說得對，這是一隻麋鹿。」

「謝謝。」莎蒂說。

華特對她露出勉強的微笑，但他仍舊一臉心事重重，彷彿有事讓他心煩。我發現潔絲很擔心地打量他，不知道他們剛才在談什麼事情。

「麋鹿的事已經說夠了，」我說：「我們必須把這尊雕像帶回布魯克林之家。這握有某種線索……」

「但我們要怎麼找到線索？」華特問：「而且你還沒有告訴我們為何我們這麼需要《拉之書》？」

我猶豫了一下。還有很多事情我們還沒告訴學員，就連華特和潔絲都還不知道，例如世界可能就在五天內毀滅。那種事會讓你無法專心接受訓練。

「等我們回去後我會解釋。」我向他們保證。「現在，我們先想辦法要如何搬動這尊雕像。」

潔絲眉頭深鎖。「我覺得這雕像塞不進我包包裡。」

「喔，這沒什麼好擔心，」莎蒂說：「聽著，我們可以對這尊雕像下飄浮咒。我們來聲東擊西，

製造混亂來清空宴會廳……」

「等一下。」華特傾身向前，檢查比較小的人像。小人像的臉上掛著微笑，有如從陶土被創造出來是件很好玩的事。「他戴著一個護身符。這是聖甲蟲。」

「這是一個很普通的象徵。」我說。

「是沒錯……」華特撥弄著他自己那一堆護身符，「但聖甲蟲象徵拉的重生，對吧？而這尊雕像展現克奴姆創造新生命的景象。或許我們用不著整尊雕像，也許線索就是……」

「哈！」莎蒂拿出魔棒。「聰明。」

我正要說「不，莎蒂！」來阻止她，不過這麼說當然毫無意義可言。莎蒂從來都不聽我的話。

她敲了敲小人像的護身符。克奴姆雙手發光，小人像的頭裂成四半，有如導彈發射井的頂端，一卷泛黃的紙草卷從它的脖子冒出來。

14 麋鹿布溫科 (Bullwinkle)，是美國六〇年代廣受歡迎的電視卡通人物。

15 拉 (Ra)，埃及神話中的太陽神。參《紅色金字塔》一一九頁，註27。

16 凱布利 (Khepri)，埃及神話中掌管聖甲蟲之神，代表了太陽神拉在早上的模樣。

「啊哈！」莎蒂驕傲地說。

她將魔棒塞進包包裡。當我大叫「可能有陷阱！」的時候，她抓起紙草卷。

就像我說過的，她從來不聽別人說話。

在她從雕像上把紙草卷抽出的同時，整間房間開始天搖地動。玻璃展示櫃出現裂縫。

莎蒂手上的紙草卷起火燃燒，她放聲大叫。火焰似乎沒有燒掉紙草卷或傷害莎蒂，但當她試圖揮手熄滅火焰，鬼魅般的白色火焰彈跳至最近的玻璃櫃上，競速飛過整間房間，有如跟隨著一道潑灑的汽油。火焰碰觸了窗戶，白色的象形文字在玻璃上發光，大概是啓動了數以萬計的保護性措施和詛咒。接著鬼火如漣漪般越過房間入口的巨大石雕，石板猛烈搖動。我看不見另一面的雕飾，但聽到一陣刺耳的叫聲，像一隻又大又憤怒的鸚鵡。

華特從背上拿下魔杖。莎蒂揮動有如黏在她手上、正在著火的紙草卷。「快把這東西從我手上拿開！這絕對不是我的錯！」

「呃……」潔絲拿出她的魔棒。「那是什麼聲音？」

我的心一沉。

「我想，」我說：「莎蒂剛才發現了她說能轉移注意力的超大東西。」